

竺摩法師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影響(一)

繼 旻

前言

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發展，可說是法顯法師（三四〇～四二二）從天竺取經歸中國，途經印尼之爪哇、馬六甲，曾大弘法化。漢傳佛教從那時已傳入馬來西亞¹，後因伊斯蘭教傳入，替代了佛教的地位²。六十年代中，先有太虛法師（一八九〇～一九四七）率團訪問³，之後有圓瑛法師（一八七八～一九五三）在檳城極樂寺開壇傳戒，繼有轉道而過的法師等陸續興辦道場，接著慈航法師（一八九五～一九五四）長駐弘法，法航法師（？～一九五一）到處講學，竺摩法師（一九一三～二〇〇二）助創佛教教育。

堪稱詩、書、畫三絕的竺摩法師，因知過去馬來西亞佛教團體廟多僧少，故致力用心於佛教命脈的僧寶，培育漢傳佛教僧之教育，因而積極推動弘法利生之教育工作，他馬不停蹄的到齋姑廟，說服齋姑們把她們領養長大的徒弟，送到馬來西亞佛學院接受正統的佛學教育

。這些學生經過佛法的薰習後，而走向出家之路，把原有的齋教信仰改成佛教信仰；進而協助推動弘法利生之重任。因此，把過去馬來西亞佛教只注重以「燒香祈福」為主之形式化的佛教，轉變為以弘法教育為主、注重人生佛教理念的「知識化」之佛教；致使佛法在群眾中紮根，達到馬來西亞佛教過去所未有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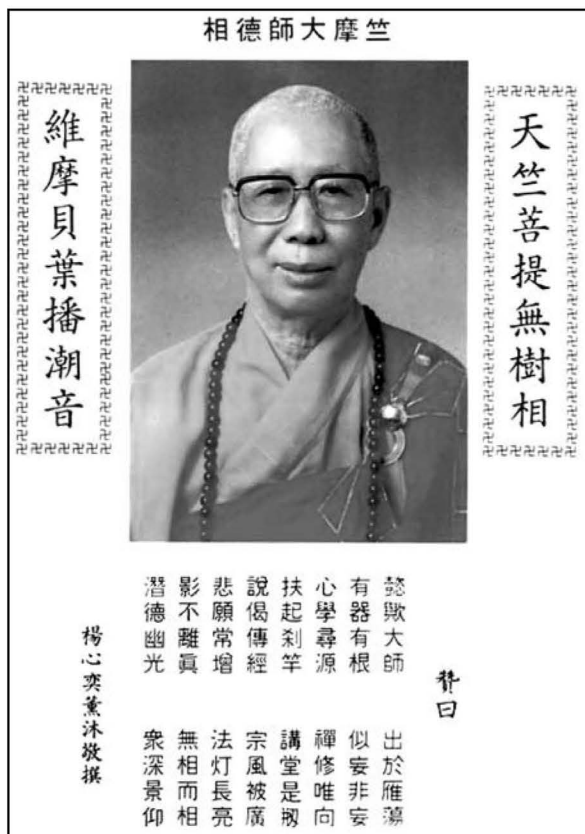
因此，筆者想要釐清竺摩法師在當時所面對的環境是怎麼樣的？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否會影響他的思想、行為與貢獻？為何他會被稱為「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發展之父」？他在當時的社會活動與影響有那些？以上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焦點。

壹、竺摩法師的生平

圖一：竺摩法師德相

資料來源：三慧講堂提供

竺摩法師原名守志，號默誠；「竺摩」是其筆名。



「竺摩」的由來，是他以東漢時代最早白馬馱經來中國的兩位高僧即竺法蘭和攝摩騰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湊合而成的⁵。此外，他一生在詩文書畫中，除常用雁蕩山僧外，使用的筆名有爲霖、釋迦罪人、慧森、貝葉、屬提、篆香室主、梅林等等⁶。「竺摩」，原籍浙江樂清縣雁蕩山麓，生於一九一三年農曆八月十三日未時，圓寂於二〇〇二年陽曆二月四日，世壽九十歲，僧臘七十八載，戒臘七十四載。

竺摩法師是佛教界公認的才子，除了對佛學有深刻認識，在文學詩畫的造詣是更讓人歎為觀止，堪稱佛教

界詩書畫三絕。梁寒操先生曾說：「近代曼殊，弘一之後能繼其緒者捨竺摩其誰歟？」⁷

竺摩法師一生除了講經說法、辦學授課及建寺造塔外，他也吟詩作畫以權巧渡眾。他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特別為振興馬來西亞的漢傳佛教付出將近半世紀的心力。竺摩法師可說是在荒涼中播種施肥，促使漢傳佛教在馬來西亞萌芽及成長，如今已開始開花結果；因此，被賜為「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發展之父」。

茲將竺摩法師的一生分為四個階段即在家時期、修學時期、港澳時期及駐錫檳城時期。

一、在家時期（出生至十二歲，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四年）⁸

竺摩法師於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清市虹橋鎮河深橋村，俗姓陳，名德安，父親陳永旺，號紅梅居士，為地方鄉長；母王氏，皆虔誠佛教徒。兄弟姐妹十人，排行第七。⁹

根據陳松青¹⁰的口述：

他出生之後，很多兄弟都死掉，剩下的只有他的哥哥，即是我的爸爸及他。他從小吃到葷食如魚蝦等，就會吐出來；我們當地人都

說他是菩薩再現的。因此，我爺爺就帶他到寺院裡去；從小他讀書都很聰明，都是第一名。¹¹

竺摩法師在其出家十年後，回到樂清居士林主講「佛教的十法界觀」時，如此的描述：

那時我僅十歲，每逢朔望二日，常隨父親至林茹素念佛，聽雪玉法師等講經。即平日在家中亦常誦經禮佛，《心經》、《彌陀經》等俱已讀背了的。後來雪師常跟我的父親說我有善根，頂好能給我出家。我尚依稀記得父之言曰：「出家也好，修修來世」！次年，溫州欽漢法師在黃塘壽昌寺講《地藏經》，父親攜我前去聽講，即經雪師介紹禮白雲上人為師出家了。¹²

由上之述，可獲知竺摩法師從小具有相當的善根深厚，天資聰穎。一九二四年，他在十二歲時，隨父到黃塘壽昌寺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講經法師見其不同凡器，隨勸其父讓他出家，遂禮寺中方丈白雲上人祝發，法名默誠，字守志，按傳承法統為臨濟宗四十三世，從此，走上獻身佛教的人生道路。¹³

從竺摩法師的家庭背景，我們可以獲知竺摩法師的父母親信佛甚篤，他從小就看著父母親燒香拜佛，聽經聞法，在他小小的心靈中當然對佛菩薩有著無限的敬仰與嚮往。因此，父母親的信佛可以說是竺摩法師後來選擇學佛並出家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因緣。因為他從小耳濡目染的親近佛教，佛教對他而言是非常親切而熟悉的；因而選擇出家而將此身心奉獻給佛教。



圖二：竺摩法師的剃度恩師白雲上人德相
資料來源：三慧講堂提供

二、修學時期（十三歲至二十三歲，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五年¹⁴

在竺摩法師修學的道路上，除了親近諦閑法師（一八五三～一九三二）等名宿外，有幸遇到近代中國佛教界革新運動的著名佛教領袖太虛法師（一八九〇～一九四七）。依據竺摩法師在其生平略中的記錄¹⁵，其修學過程可分為舊叢林和新學院式的學習。

（一）舊叢林的參學

一九二六年，竺摩法師隨同剃度恩師白雲法師（一八九六～一九八五）到寧波四明靜宗寺，學習經懺唱念等佛教儀規。經過了一年的學習，他打下了紮實的經懺唱念功夫。

一九二七年，剃度恩師白雲法師送他到四明觀宗寺，住叢林參學，當根慧方丈的侍者，學背《梵網經》並聽淨寬法師（生卒年不詳）講此經。有一天早課下殿時，根慧方丈（一八八一～一九五一）不詳坐在禪龕提筆寫上堂法語，寫到第三句「一爐縹緲煙雲起」時，老是念著寫不下去，在旁的竺摩法師便接著說：「百鳥銜花遍界香」。剛好和他第二句的陽韻相合。根慧方丈十分驚喜，歎為奇才，當即表示要竺摩法師到四明觀宗寺宏法社去研究經教。¹⁶

第二年，竺摩法師十六歲，天臺名宿諦閑法師七十大壽，在觀宗寺開三壇大戒，竺摩法師因此順利得以受具足戒，並轉入夕觀宗弘法社，隨天臺學名師靜權法師（一八八一～一九六〇）學天臺教觀。第二年靜權法師（一八八一～一九六〇）退位，由寶靜法師（一八九九～一九四一）主講，授《十不二門指要鈔》，與清淮法師（生卒年不詳）、印順法師（一九〇六～二〇〇五）、東初法師（一九〇七～一九七七）等青年僧為同學，竺摩法師為其中最年青的學人，因為他能「複講小座」，故眾皆以「小法師」稱譽，一時在天臺宗佛教界傳為佳話。¹⁷

由上文觀之，竺摩法師在還沒有親近到太虛法師之前，他已經親近了諦閑法師，跟他學習天臺宗。他也有複講小座，被人家稱為小法師了。因此，天臺思想可以說是他修學佛法的啟蒙教育與思想的淵源。此外，竺摩法師為沙彌時，對日常課誦，佛學經典過目成誦，熟背如流。其在《竺摩法師略歷》中說：

師父教我六讀《天臺四教儀》，不久成誦。翌年送至永嘉普覺寺，為象賢師叔護關，從之學習《始修心要》、《永嘉證道歌》及《古文觀止講學入門》。時弘一律師出家不

久，在永嘉城下寮閉關，我的師公萬定和尚攜我拜見，很歡喜，承書『發菩提心』四字勉勵我。¹⁸

以上之述可獲知，此時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一八八〇～一九四二）結下不解之緣，他對弘一法師的接見和開示，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終生不忘；從中可獲知他對弘一法師是無限的敬仰；因而也是讓他往後的日子裡以詩書畫來弘揚佛法的其中一個助緣。如竺摩法師在其〈書畫與佛法〉一文中，這麼說：

我對於書畫，從小就愛好。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喜歡練字。寫過很多字帖。結果卻任意亂寫，沒有什麼成就。天資或有幾分，工力完全不夠，這不是成家的大缺點。¹⁹

繼程法師認為竺摩法師本身有很高的文藝天份，所以他寫書法時，古典詩書都很好，其實竺摩法師的思想並不很圓熟；他沒有讓他的思想形成完整的一體。他早期是傾向天臺宗的思想，所以他有講《心經》，後來他也講《金剛經》。²⁰

（二）新學院的學習

值得慶幸的是，竺摩法師在修學的道路上，除了親

近諸閑法師（一八五三～一九三二）等名宿外，還有幸遇上近代中國佛教界高舉革新大旗的著名佛教領袖太虛法師。

廈門南普陀的閩南佛學院，是太虛法師創辦的著名佛教教育學府，乃為佛教革命之源地。一九三〇年暑假期間，在閩南佛學院任教務主任的芝峰法師（一九〇一～？）（竺摩法師的師叔）回到寧波觀宗寺，拜謁諦閑法師。當他與竺摩法師會晤時，便囑咐他到閩南佛學院深造，親近太虛法師。

竺摩法師在一篇題為〈我與大訥西蓮兩法師〉的文章中，記敘了當時的學習生活：

那時的我，如魚得水，如鳥出籠，在一團和氣的歡悅中，終日埋頭在課堂中，順規蹈矩的用功夫，老老實實的求知識。同學們互相砥礪，使我如攻他山之玉，教師們的誘掖獎導，使我如坐指春風，從前的「孤陋寡聞」的寂寞的悲苦，都化為子虛烏有了。²¹

從引文所見，不難看出對竺摩法師而言，在閩南佛學院的生活，是其修學生涯中最為歡樂的時刻。善知識的互相勉勵、學習與和諧共處；致使他在修學上成爲最大的順增上緣。竺摩法師在閩南佛學院研讀唯識學及諸

宗教義，兼習日文。由於他原本已有深厚的佛學根底，一經深造，學業更爲卓著。如在他的回憶時，如此的說道：

有一次講「佛教的教史和教法」時，大師選了我的筆記，並寫了一張信箋，叫教務主任大醒法師交給我，他寫下訓勉：「守志思清筆雅，爲少年之秀，若能多習禪，廣培福壽，則前途不可限量。」²²

由於他資質突出，一九三三年冬季畢業於閩南佛學院後，深得太虛法師器重。當時正直太虛法師應廣東潮州汕頭等地佛教善信的邀請前往弘法，就讓竺摩法師隨侍並作文字記錄。²³與此同時，他出任《海潮音》助理編輯，並翻譯日本松本三郎的《六祖壇經志學之研究》及《無著的學說》。²⁴由此可知，在修學的時期，竺摩法師奠定了一生的基礎。

上文種種敘述，無非說明瞭從舊叢林的參學到新學院的學習過程中，兩者的辦學方式都有不同之處，但始終也讓他奠下良好的基礎。竺摩法師認爲舊式的叢林式講大座，學員要複講，即講小座；新型的佛學院的學制，接近現代教育的新方法，有佛學科和普通文史等科，學生多作筆記，練習通俗演講，以代替小座的複講。因

此新學院出師的學生，會講會寫；而舊叢林出來的學生，多是會講不會寫，不過死背注解，強記名詞，結果熟能生巧，講得頭頭是道，是有它的好處。因此，此一轉變，不但是學習場所的改變，更是促使他日後弘法心願的改變。他與太虛法師座下的弟子們如印順法師、東初法師及心道法師等，繼承了太虛法師以佛教教育來振興佛教的理念。
(未完待續)

註：

1. 見釋繼旻，〈竺摩與達摩難陀對馬來西亞佛教的影響〉，《第二章圖二，早期法師往西域求經路經馬來半島之圖，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二〇一一，頁二十三。
2. 釋聖嚴，〈法顯大師對於漢傳佛教文化的影響及啓示〉，<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chbs/08/1-8n.htm> (二〇〇六年四月五日) 劉澧。
3. 釋竺摩主編，〈威音消息〉收於《覺音》第十三期，澳門：文新印務公司，一九三九，頁十六。云：「太虛導師率領之佛教國際訪問團，自去冬十一月由滇緬公路出發，至今閱時已數月，曾訪緬仰印錫各領袖，宣示正義，啓導正信……近導師已離印入錫，轉赴檳

- 城，聞不久即可返國。」
5. 釋繼旻主訪，釋澄真口述（粵語口述），地點：香港東蓮覺苑，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6. 根據竺摩的同學黎明教授之口述，當時竺摩為了在戰亂時期把愛國護教之理念傳遞到社會各角落，而以不同的筆名來撰寫文章。以不同的筆名之主因是因為當時社會的保守制度等問題，避開不必要的災難也是最大的因素。釋繼旻主訪，黎明口述，地點：香港黎明家，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7. 釋竺摩，《篆香室書畫集》，新加坡：佛緣林印經會，一九八四，序。
 8. 釋竺摩編述，釋繼程整理，《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馬來西亞：佛教文摘雜誌社，一九八四，頁三。
 9. 釋竺摩編述，釋繼程整理，《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馬來西亞：佛教文摘雜誌社，一九八四，頁三。
 10. 陳松青為竺摩的侄兒。
 11. 釋繼旻主訪，陳松青口述，地點：檳城其公寓，日期：二〇〇九年九月三十日。
 12. 竹摩，〈佛教的十法界觀〉載於《海潮音》第十六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頁十七。
 13. 釋竺摩編述，釋繼程整理，《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馬來西亞：佛教文摘雜誌社，一九八四，頁三。
 14. 同上頁三～八。
 15. 釋竺摩《行腳過千秋》，馬來西亞：三慧講堂印經會，二〇〇三年，頁四。
 16. 釋繼程編，《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馬來西亞：佛青總會佛教文摘社，一九八四年，頁四。
 17. 釋繼程編，《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馬來西亞：佛青總會佛教文摘社，一九八四年，頁四。
 18. 釋竺摩《行腳過千秋》，馬來西亞：三慧講堂印經會，二〇〇三年，頁四。
 19. 竺摩法師，《竺摩法師略曆》，手稿，一九八〇年。
 20. 釋繼旻主訪，繼程法師口述，地點：馬來西亞佛學院，日期：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21. 竹摩，〈我與大訥西蓮兩法師〉載於《人海燈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香港，一九三五年，頁五十一。
 22. 竺摩法師，《行腳過千秋》，馬來西亞：三慧講堂印經會，二〇〇三年，頁六。
 23. 釋印順編著，《太虛大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二一六～二二〇。
 24. 釋竺摩編述，釋繼程整理，《竺摩法師簡譜初稿》，馬來西亞：佛教文摘雜誌社，一九八四，頁七。